

郑渊洁 作品



超级套餐
系列丛书

思想手

郑渊洁 著



学苑出版社

郑渊洁作品



超级套餐
系列丛书

思想手

郑渊洁 著



學苑出版社



目 录

思想手	(1)
沙漠潜艇	(50)
鸽王	(128)



思想手

—

握着笔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胡晓雷，醒来后发现睡前只写了一行字的家庭作业全部完成了。

这是胡晓雷第一次察觉自己的右手具有思维功能。



胡晓雷，女性，7岁，上小学二年级。

睡眠不足在小学生中是普遍现象。拿胡晓雷来说，早晨6点起床后，一直要到晚上11点才能上床睡觉。班主任苟老师连学生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都不放过，每天都留中午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就更不用说了，家庭作业恶性膨胀得一塌糊涂。

由于临界期中考试，今天下午放学前苟老师出手比往常狠，她留的家庭作业即使学生一进家门马上就一刻不停地写也得写到深夜12点。苟老师认定写家庭作业和考试成绩呈正比关系。苟老师只关心学生的考试成绩，至于学生的身心发育和承受能力，她从来没想过。

胡晓雷今天一回家就打开书包写作业，疲惫不堪的她只写了一行字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她醒来时看了一眼表，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胡晓雷慌了，她埋怨自己竟然能奢侈地睡1个小时，她再看作业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作业。

“我是写到一半时睡着的？”胡晓雷歪头想了想，觉得不对，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只写了一行字。

胡晓雷又发现摊在自己面前的作业本不是睡前



正在写的语文作业本而是数学作业本！她将两本作业本都检查了一遍，今天的家庭作业全部完成了！

在梦中？这是胡晓雷的第一个判断。

胡晓雷不会使用掐自己的腿的傻办法证实自己处于何种状态，她跑到厨房拉开冰箱，拿出一盒冰激凌大口吃，很甜。胡晓雷记得一本书上说过，在梦里舌头尝不出味儿。

不是在梦中。

爸爸妈妈还没下班，家里就胡晓雷一人，何况作业本上的字确实是胡晓雷的笔迹。

既然不是做梦，这是怎么回事？胡晓雷坐在桌子前看着作业本发愣，她下意识地将两只手合十放在鼻子前边，她意外地发现右手比左手长。

活了7年，胡晓雷还从未认真观察过自己的手。她将两只手抬起来置于与眼睛平行的位置，翻过来调过去仔细比较它们。胡晓雷很快就找出了右手与左手的区别：除了大以外，右手的指甲盖的形状同左手不一样。

常识告诉胡晓雷，人的全身上下只有脑细胞会想事并拥有指挥人体行动的权力，而脑细胞全都被



人的头部垄断了，其他地方一个也没有。

“手上不可能有脑细胞，可我的右手确实自行其是了呀！”胡晓雷一边对着窗外射进来的光线看自己的右手一边想。

这时，大门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

“我回来了。”门厅传来胡限东的声音。

胡限东是胡晓雷的爸爸。他原名胡献东，是胡晓雷的爷爷给起的名字，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伟大领袖毛泽东。随着时代的变迁，胡晓雷的爸爸自作主张给自己的名字改了一个字，“献”变成了“限”。胡晓雷的妈妈周宁常说，如果早20多年，就是杀了他他也不敢这么改，整个儿一个反动。胡限东说没错，社会确实进步了。胡晓雷私下觉得名字不能随便改，献东就献东，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爸爸你来！”胡晓雷叫胡限东。

“作业写了多少了？”胡限东人还没进女儿的房间，先问写作业的进度。

“全写完了。”胡晓雷说。

“今天作业这么少？”胡限东到女儿身边翻作业



本。

“今天作业特多。”胡晓雷将另一本作业递给胡限东。

“怎么写得这么快？”胡限东吃惊。

“有人帮我写！”

“谁？作业怎么能让同学帮着写？”胡限东立即联想到女儿未来的大学文凭有危险。

“它帮我写的。”胡晓雷举起右手。

胡限东以为胡晓雷指给他看，他顺着女儿的手往前看，什么也没有。

“谁帮你写的？”胡限东又问。

“它呀，就是它，手。”胡晓雷将右手举到胡限东眼前。

“逗我？”胡限东喜欢女儿和他幽默。

“没逗你，真的是手帮我写的。”胡晓雷说。

“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手帮你写的，脚不可能帮你写。”胡限东笑。

“放学回家后，我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睡醒后，我发现作业全写完了。”

“好了好了，我该做饭了。”胡限东挽袖子。



胡晓雷看着进厨房的爸爸的背影，她像成年人那样叹了口气。平常家里来了客人，胡限东喜欢和客人高谈阔论，在隔壁房间的胡晓雷经常能听见爸爸和客人的谈话内容。这些年，胡限东和客人说的两句话胡晓雷怎么也忘不了。一次，胡限东和朋友谈论各自的妻子，胡限东说自己的婚姻本质上是同性恋。朋友问这话怎么讲。胡限东说周宁没有女人味儿，特彪悍，整个儿一个男人，一点儿不温柔。当时胡晓雷就想，自己一定要像女人，将来绝对不能让自己的丈夫对朋友说他的婚姻本质上是同性恋。还有一次，胡限东和朋友说他在产房外等待孩子出生，当护士通知他生了个女孩儿时，一心想要男孩儿的他竟然呆若木鸡，双手抱着头坐了半个小时没动窝，把护士吓坏了。听到爸爸说这样的话，胡晓雷趴在床上哭了半天，哭够了后，她决定用自己的行动让爸爸为有她这样的女儿自豪。

周宁一进门，连手都没顾上洗就被胡晓雷拉进她的房间。

“什么事？”周宁看女儿。

“手能想事儿吗？”胡晓雷问妈妈。



“你说什么？”

“除了头，手会思想吗？”

“胡说八道，手怎么会想事儿！”

“我的手会思想。”

“看郑渊洁童话看多了？”

“今天我的作业是我的右手帮我写的。”

“废话，要是左手帮你写的你就是左撇子了。
咱家历史上就没有左撇子。”

“你看，我的右手和左手不一样。”

“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世界上连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都没有，何况手。你的作业写完了没有？哪儿有时间瞎聊？”

胡晓雷将作业本拿给周宁看。

“这么多作业这么早就写完了！”周宁一边翻一边说，“在学校写的？”

“在学校一个字都没写，全是回家写的。”

“瞎说。”周宁将作业本还给胡晓雷，去卫生间洗手。

胡晓雷撅着嘴看自己的右手。胡限东和周宁都不信她的右手有思想，胡晓雷也怀疑自己的判断



了，可今天的作业是谁写的呢？

吃晚饭时，由于胡晓雷已经完成了家庭作业，胡限东和周宁的话题就从往日的督促女儿写作业转移到了他们各自供职的单位上。

“没有大学文凭真他妈受气，我们科刚来一年的那个小丫头仗着有大学文凭提副科长了！她懂什么？”周宁边吃边发牢骚。

“重文凭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世界上披着狼皮的羊比披着羊皮的狼容易生存。”胡限东一边说一边往胡晓雷碗里夹菜。

“晓雷一定得上大学！”周宁狼嚼一块肉，像嚼她的披着狼皮的羊副科长。

“我要当披着狼皮的羊。”胡晓雷说。

“当什么披着狼皮的羊？要当就当货真价实有真才实学的披着狼皮的狼。”胡限东教导女儿。

“管披着狼皮的狼直接叫狼不就得了。”胡晓雷说。

“快吃，足球快开始了。也邪了，怎么国生俱乐部的主力都转会走了，他们倒越踢越好了？”胡限东是球迷，逢电视转播足球赛必看。



“一个足球队，在主力都转会走了后，越踢越好，只能说明主教练原来看走了眼让板凳队员上场，让主力当板凳队员了。”胡晓雷说。

“有道理。”胡限东点头。

饭后，胡限东一个人抱着电视机看足球，还乱叫。

电视机的喇叭里传出球迷海啸般的“××”声。

胡晓雷和周宁对足球没兴趣，周宁说那么多人到球场喊“××”，其实最××的就是掏腰包到现场看足球的人，特别是在假球黑哨横行的地方，等于花钱请别人拿他当球踢让别人取乐还特兴奋，还误以为别人是××，天下还有比这更××的人吗？周宁说如果球迷都像胡限东这样在家看电视转播足球赛，世界上就没有××了。

胡晓雷回到自己的房间，她要做一个试验，试验自己的右手到底会不会思想。

胡晓雷从书架上抽出两本书，一本是《郑渊洁童话全集》第18卷，一本是《郑渊洁童话全集》第25卷。



胡晓雷准备好纸笔，她开始做试验。

试验程序是这样的：胡晓雷的眼睛看着《郑渊洁童话全集》第18卷，她让自己拿笔的右手在她的眼睛不看《郑渊洁童话全集》第25卷的情况下抄写该卷的内容。

胡晓雷将《郑渊洁童话全集》第25卷随意翻开摊在桌子上，她的右手握住笔，她用左手拿着打开的《郑渊洁童话全集》第18卷，自己的目光看18卷的内容。

胡晓雷切实感觉到自己的右手在独立自主地奋笔疾书！而她根本不知道它在写什么。

10分钟后，胡晓雷的目光从18卷上移到桌子上，那张纸上已经写满了字，全是那本摊开的25卷上的内容，一字不差！

“我的手会思想！”胡晓雷喊着跑出房间。

“爸爸，我的右手能独立做事！”胡晓雷对看足球的胡限东说。

“去，去，我现在没功夫和你玩，都二比零了！”胡限东冲胡晓雷摆手。

“妈，我的手有思维！”胡晓雷又去和周宁说。



“你今天是怎么了，和手干上了？”周宁漫不经心地说。

“我的右手能独立写字！我做了试验，真的。”胡晓雷伸手给周宁看。

“胡闹。作业写完了多看会儿书！行了，我知道你的手能想事了。去看书吧！”周宁敷衍胡晓雷。

“我的手真的能自己写字！”胡晓雷看父母都不信，急了。

“你是怎么了？脑子出毛病了？”周宁见胡晓雷如此认真地反复声称自己的手有思想，也认真了。

胡晓雷将刚才自己做试验的详细经过讲给周宁听。

周宁听完后走到胡限东身边，说：

“别看了，你女儿的脑子都出毛病了，你还看！”

“点球！”胡限东大喊。

“点什么球！”周宁伸手将电视机关闭了。

“你干什么？！”胡限东急了。

“足球重要还是你女儿重要？”周宁问。

“晓雷怎么了？”胡限东回头看安然无恙的胡晓



雷。

“她老说她的手有思想。”周宁说。

“手能有什么思想？乱讲！快回自己的房间看书去！你再说手有思想我就该送你去精神病医院了。”胡限东冲胡晓雷瞪眼睛。

胡限东开电视机。

“二比二！××！”胡限东一蹦老高。

“别再说手的事了，啊！”周宁对胡晓雷说。

胡晓雷点头。

二

上第一节课时，胡晓雷举手。

“胡晓雷，什么事？”苟老师问。

胡晓雷站起来，说：

“老师，只有大脑能想事儿吗？”

“对。你干吗问这个？”苟老师显然对于胡晓雷打断她授课感到不满。

“我的右手能思想。”胡晓雷举起右手给苟老师看。



几乎所有同学都笑。

“胡晓雷！你今天是怎么了？”苟老师提高了嗓门。

“我的右手能自己写作业，昨天我的家庭作业就是它自己写的，当时我在睡觉。我对我爸爸妈妈说了，可他们不信。”胡晓雷说。

“他们如果相信他们就不配当你的爸爸妈妈了。”苟老师说，“你坐下，以后不许上课提与讲课内容无关的问题。更不许提莫名其妙的问题。手能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

同学们讥笑。

胡晓雷坐下，她委屈地看着讲台上代表真理的苟老师，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报告老师，胡晓雷哭了。”胡晓雷的同桌刘少波一边举手一边向苟老师反映。

苟老师走到胡晓雷身边看她的脸。

“你哭什么？我说你的手不可能想事儿错了吗？”苟老师严厉地问胡晓雷。

胡晓雷忍住眼泪，使劲儿摇头。遗憾的是眼泪这东西越忍越多，和抽刀断水水更流一个道理。



“胡晓雷！你到底是怎么了？”苟老师真火了。

“胡晓雷，你不应该破坏课堂纪律！”班长高妍说。

“对，上课的时间是属于大家的！”学习委员赵青阳说。

胡晓雷再也控制不住委屈的心情，她趴在课桌上哭。

下课后，苟老师给胡限东打电话。

“我是胡晓雷的班主任，胡晓雷昨天在家里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吗？”

“不正常？没有呀？她怎么了？”

“刚才上课时，她突然举手。然后向我提了个问题，问我手会不会想事儿。我说不会，她就哭了。影响全班一节课都没上好。”

“她昨天晚上也向我们说她的手有思想，我和她妈妈已经教育过她了，她怎么又在课堂上提这个问题？”

“您最好能带胡晓雷去医院检查一下，是不是精神上出了什么毛病？现在的怪病挺多，有的连名都叫不出来。上个星期高年级有位同学一上语文课